罗雪村画文人故居图：
左上：成都李劼人故居
右上：托尔斯泰故居
左下：牛汉书房
右下：山西沁水尉迟村赵树理故居

(上接第一版)在村口遇到一位叫韩如美的老汉，他带我到赵树理家：“我跟老赵可好哩，他还在我家开过会呢……”

赵树理的家是一座土灰色大宅院，乾隆年间盖起来的。没想到我见到了赵树理的妹妹翠花大娘。她快八十岁了，一见我可亲热了，也没问我叫什么、从哪儿来，就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让。天黑了，大娘说“不走了”，他哥哥就是“走到哪儿黑到哪儿”。大娘的儿子儿媳从地里收工回来，我们一起围着炕桌喝着用“沁州黄”熬的小米粥，听大娘讲她哥哥，小时候教过她用蓖麻烤出油做饭，哥哥什么活计都能干，盘炕、编筐、打窑、扬场……就连她的鞋样都是哥哥给铰的；那年哥哥劝她入社，还跑到县城把工作的外甥叫回家务农；外甥女出嫁，哥哥不让收彩礼，出嫁那天，亲自吹起唢呐把外甥女送到婆家；哥哥每次回来，村里人可亲近他了，村干部来和他谈工作，姑娘娃儿喜欢听他吹拉弹唱，谁家吵嘴打架找他评理论短长，就连哪个老人闹病也来找他想想法……我欢喜地听着，觉得二黑、小芹、三仙姑、二诸葛、李有才、福贵、铁锁、金生们就是这样说着笑着、哭着闹着走进他的小说的。

那晚，我睡在了赵树理家。

2003年6月，我再访尉迟村。赵树理故居大门上了锁，村里人说，翠花大娘三年前走了。

从文化名人故居也能读出性格。

诗人牛汉的书房，印象深的不是书架上满满的书，而是几块摆在书桌上随手就能摸到的石头。在我看来，它们表面粗粝，形状也不漂亮，至少我是看不上眼的。为什么他喜爱它们？他和它们之间有着什么通感吗？

在我接触过的文化名人中，牛汉有点儿特别，他经历过战争、流亡、饥饿、囚禁、发配改造……和他握手时，他手心儿的老茧又糙又硬，那该是被苦难磨砺过的。

那时他快九十岁了，走路已经拖地，但腰板儿没弯；近一米九的体态，在窄小的书房里更显高岸，就连他为书打制的书架，也是立着地、顶着天。

关于石头，他讲了这样一段话：它们坚硬，经得住埋没；它们沉默，耐得住寂寞；它们遇到打击，会迸发出火光！他又说自己：“我的性格是顽强而不驯服的。越打击我，越要抗争，写出有血性、有个性的诗。”“没有个性还是人吗？还能写诗吗？”他喜欢梵高，我觉到那些石头上的纹路与梵高的笔触有着相近的性格。但他也有柔软的一面。听他讲雪峰、吕荧、路翎……讲起祖母和童年，便看到他眼眶里泪花一闪一闪的。他写过一只叫“小白”的狗，怀念在咸宁五七干校时和它患难中的情谊……

2013年9月19日，牛汉辞世。我去他家吊唁，看到诗人遗像旁，那几块石头仍陪伴着他。

从文化名人故居还能看到命运对人的拨弄。

我画过老作家萧乾最后的家——就在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一座高层居民楼里。是在他老了、之前搬了十几次家后最终的栖居地。他就是在这儿和夫人文洁若翻译了《尤利西斯》。

他家隔街对面是有名的部长楼，姚雪垠、丁玲、胡风、陈荒煤等也都住那儿。按萧乾的文学地位和中央文史馆馆长、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，住部长楼也够格。有关部门曾想给他调房，他不干，说“有个能吃饭，能睡觉，能干活的地界儿，就行了！”这话很合他的品性，你看他脸上老是漾着知足常乐的笑意。不过他家东西太多，杂乱拥挤，他在一米来宽的阳台犄角夹了个小书桌，取名“太阳间”。这大概是我画过的最小的书房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萧乾要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，他预感自己那个挂着破帘子的家快保不住了，走前骑车带着幼子小桐去香山玩儿。在半山上，他搂着孩子，父子俩遥望着灰云下的北京城，留下一段对话：

“爸爸，咱们还会有家吗？”

“会的。而且还会有个很好的家，一个再也不用搬的家。”

他说他这么宽慰着孩子，心里其实十分茫然。

等他返城，东城区门楼胡同那间小屋里，大人带孩子已经挤了好几口人，房管所一位好心的副所长，帮他将旁边的门洞两头堵上，才有了他睡觉的窝。后来我去门楼胡同找到那个破败的杂院，画下他那个门洞的窝。

我又想到京城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的故居。

张中行先生讲过：“我跟鲁迅先生不熟，周作人那儿常去。到他那儿，两把硬椅子他坐一把我坐一把。他嘴里说出的话与笔下的完全一致，完全是用平常话表情达意……”还有一次，听记者出身的陈宗舜说起周作人。1967年2月的一天，他心血来潮，想借外调之名访一访一直萦绕心头的周作人。周作人独住院落中的最后一个院子，他看到屋内北侧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位与鲁迅有几分相似的长者。周见他进来，便从床上坐起，半倚床头，紧闭双目，似乎在等待他的发问。他呢，装模作样地打开随身带的小本子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参加伪政府组织？”只是片刻沉默，便突现一个让他大感意外的情景：周作人似乎用尽全身之力，猛然掀开被子，再掀开上衣，露出肚皮，指着上面的疤痕对他吼道：“我不是汉奸！”之后，就是一长串很难听懂的绍兴话，大意是那伤疤是日本特务开枪打的。周很快恢复平静，依旧倚床闭目，等待再问，只可惜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面的谈话了。三个月后，周作人死了。他说感谢周作人给他的那一声大吼，把他吼到历史矿藏的深处，刺激他后来一直在寻觅一块块深埋的宝藏。

由此想到历史的诡异和人性的复杂。我们在评价臧否一个人时，容易非黑即白，非好人即坏人。其实历史也好，个人也罢，有时不是这样简单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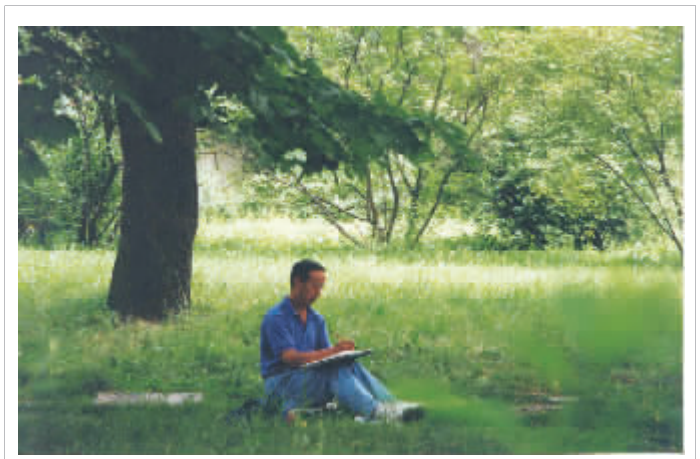
三

在我画访过的文化名人故居里，有的已经没有了，如北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、诗人臧克家故居、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的宿舍、天津李叔同故居……

1997年，我在俄罗斯图拉州画访托尔斯泰故居。看到他住过的房子、他走过的林间小路、他坐过的白桦木椅、庄园的池塘、远处他耕种过的坡地，都还像一百多年前一样。在圣彼得堡，我画访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。凭窗能看到他作品里出现过的教堂，听见“当——当”的钟声。《罪与罚》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租住的阁楼、他走过的叶卡捷琳娜运河上的科库什金桥、老太婆的房子，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决定杀人，又在那里下跪亲吻土地以示忏悔的干草垛广场等等，小说中描述的场景，至今依旧都在。有文学朝圣者就从铁匠铺街的作家故居出发，沿着拉斯科尔尼科夫走过的路线，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穷人、可怜人、白日梦者、被侮辱与被损害者、失败者、畸零者们仍在这座城市里四处游荡的灵魂。

再说说我画访的这些文化名人故居写生，尺幅都不大，大部分是用铅笔、钢笔和毛笔画的。现在看，觉得每一幅都是用心画的，不可重复的。几乎每一幅也都有可说的故事。另外，这些故居写生曾得到一些文化名人的肯定。我至今珍藏着严文井、范敬宜、季羡林、冯亦代、叶君健、袁鹰、屠岸等先生的题词或信件。如柯灵先生所写：“作家的乡愁的创作意念很有意思，画也极富意趣。出书时如每幅能配上一段简朴而耐读的，就更好了……”我感念他们。

画访文化名人故居让我获益良多。我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边走边画。



罗雪村在阿赫玛托娃故居写生